

电影文学剧本

雨花台

編 劇

夏 阳 顧尔鐸 鮑明路

上海海燕制片厂 印
江苏电影制片厂

1960年6月15日

字幕：“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来消灭革命，他们以为杀人越多，革命就会越小。但是和这种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相反，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，革命的力量就越大，反动派越接近死亡。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。”

——毛澤東

序 幕

南京市。1960年。春天的早晨。

烟囱如林，麦浪似海，巍峨的石头城环抱在林海、麦浪之間。

“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……”

歌声洋溢在晴朗的碧空。

庆祝城市人民公社成立的巨幅紅采横跨在高大的建筑物上，迎风飘拂。

一輛东風牌的大卡車装载着一批帶了紅領巾的少年先鋒队队员，打着队旗，帶着花圈，迎着和煦的春風开进“挹江門”。

兩輛大客車，从“江苏省人民会委員”（这里过去是伪“国民政府”）的大門里开出来。車上坐着的是各界代表，他們也帶着花圈出發了。

汽車經過南京的市中心——新街口。

新街口，人烟稠密，一派繁荣景象。

許多輛帶有花圈的汽車，列成縱队在寬闊清潔的柏油路上向“雨花台”前进。微風吹拂着花圈上的白綾帶，白綾帶上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的字迹隱約可辨。

汽車陸續来到了雨花台。

雨花台，浓蔭茂叶，一片樹海，綠色的波浪起伏于山峯之間。

从平頂山那边向雨花台的主峯望去，雨花台主峯的台阶上，一层一层地排列着凭吊烈士的人羣，其中有工、农、兵、学各阶层人民，有老一輩的革命家：宮德和、邱鳴新、邱葆琳、金长存、童志等人，有

新中国的幼芽，革命的接班人少先队员們；有少数民族代表团；有世界各国的工人代表团。

在这些画面的进展中，画外音起：

“雨花台，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名胜，从1927年以来，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刑場，在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，无数革命先烈，洒鮮血，抛头颅，坚贞不屈，在这儿壮烈牺牲，他們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，他們永远活在人們的心里。”

这段画外音的最后一句話，恰好落在矗立在鮮花环繞的烈士紀念碑上，毛主席亲笔題的“死难烈士万岁”几个大字閃耀着光芒映进入們的眼帘。

画外音繼續着：

“现在，我們叙述千万个雨花台故事中的一个。”

字幕：1935年。

風在呼嘯。

荒涼的雨花台，沒有樹木，到處是坟墓，旧有的廟宇古迹也只剩下殘垣斷壁。時值隆冬，四野一片灰色，更顯出一種肅殺景象。

遠處傳來淒厲的囚車汽笛的鳴叫，幾個遊人聽到後慌忙地逃開。路口賣雨花石的老大娘、小姑娘驚恐地收拾攤子。宮大娘搶收着盛雨花石的水盆、水碗。

一羣國民黨憲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槍，衝刺而來，凶狠地搗毀宮大娘的攤子，水盆傾翻，水碗打碎，鮮艷的雨花石撒滿一地。

八個被反綁着雙手的青年被憲兵押着，他們意態軒昂地走上雨花台山坡。其中有一個約摸二十歲的女青年名叫楊守琴。

他們呼喊起響亮的口號：“中國共產黨萬歲！”“打倒國民黨賣國賊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”

憲兵驚駭地舉起了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槍。

緊接着山谷里響起了震人心絃的槍聲。

二

日寇舉着三八式步槍，向東北的老百姓射擊，男女老幼倒了下去。

一大批難民在逃亡。難民中有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他是金長存。

山海关前，凶惡的日本兵搜查着苦難的人羣。

日本兵從金長存身上搜出了一張少女的照片。這個照片上的姑娘就是在雨花台被殺害的那個楊守琴。照片上寫着清秀的字：

給“長存：

楊守琴贈”

日本兵看着照片丑惡地說：“花姑娘，大大的漂亮！”

金長存本能地抽回了照片，日本兵大怒，举起皮靴踢了他一脚，撕了照片，抛在地上。

金長存敢怒而不敢言，他只能无声地抗議，从地下拾起破碎了的照片。

金長存到了北平，从天安門前經過。

他看见一队日本兵，列成縱队，耀武揚威地迎面走过来。一种經受过日寇蹂躪的恐惧心理，促使他慌忙地避开，但立即他又意識到：这兒已不是关外了，便又傲然地站下来注視着，然而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走来一个带着有国民党党徽帽子的警察把他赶走了。他眼看日本兵从刷着国民党党徽的机关門前耀武揚威地走了过去，不胜憤慨而又悲哀。

金長存在信箱前投进了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：上海霞飞路四明里65号“救亡周报”主編先生收。

三

在上海一个公寓式的房間里，宗国华埋头在写文章，写了一陣，停下了笔，开始拆閱桌上一大堆的信件；当他拆到金長存的信时，不由沉吟起来，他看了一遍想起什么似的，心情沉重地将信放下，抽出一张报纸。这是一份“中央日报”，上面有这样一条大字标题的新闻：

楊守琴等共匪八名

危害民国妨碍邦交

昨在首都雨花台刑場槍決

宗国华猛地向桌上捶了一拳，推开椅子站起来，慢步踱到窗前去，拉开窗幔，推开窗戶。

这是一家面迎外灘的高等公寓，窗門一开，馬路上的嘈杂声一涌而进。但宗国华沒有注意这些，他看着貧苦的劳动者、兒童、妇女在从

事艰难沉重的劳动，然后又凝視着黄浦江上的許多外国商船和兵舰，那些上面刺眼地飘拂着的日本旗、美国旗、英国旗、德国旗……

同时，另一家窗戶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：

“中央广播电台，X、G、O、A。现在播送重要新聞，蔣委員長对記者發表談話。蔣委員長声称：中国不但无排日之思想行为，亦且无排日之必要……”

宗国华关上窗子，急急回到桌前坐下，提起笔在一张写好“中国人民要求抗日”这个标题的稿子上，写了一个“兼答东北流亡青年”的副标题，然后又拿起金長存的来信看着，信上写道：

“主編先生：我是东北的流亡青年；我逃出魔鬼的世界奔向祖国，可是我不知怎么过下去，只好向你們叙述我的遭遇，請求指教，……”

四

金長存衣服襤褸，徒步沿着铁路綫走着。

他凄然地唱着：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
那里有森林煤矿，
还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
他一个人向远处走去，歌声漸漸消失。

五

留声机唱片在旋轉，放着黄色歌曲：“桃花江”。

“桃花江是美人窝，

桃花千万朵，比不上美人多……”

这兒是上海一处豪华的客厅。壁上突出地掛着橫幅的从右到左的蔣介石的題字：“礼义廉恥”。下署“蔣中正書”字样。

这兒就要举行盛大的宴会，闊太太們在“桃花江”的歌声中比赛着豪华的衣飾。

从大厅通进去的較小的客厅里，陈設更加講究，一个穿西装的日本

人指着一份“救亡周报”（上面有“中国人民要求抗日”的文章）傲慢而阴沉地说着带有日本腔的流利的中国话：“这是什么文章？市长先生，这是一件令我们日本人很不愉快的事情”。

市长心情恐慌，但强作微笑地说：“贵国终究不能作为敝国的敌人，敝国亦究竟有与贵国攜手之必要，敝国政府下过“敦睦友邦令”，公开声明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为和反日的团体。这些文章看来一定是共产党人的手笔，本人已予以密切的注意”。

这时，距离数步的地方站着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员，他是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，叫魏范钟，显然，他已经听到日本人和市长的对话了，面部颇有不快之色，冷森森地向身旁的另一个官员（淞沪警备司令）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淞沪警备司令惶恐地：“我们早注意了，因为在租界上……”

魏范钟：“租界就没办法了？……还不赶快行动！”

淞沪警备司令：“是！”说着便转身走了。

日本人和市长还在说着什么。

魏范钟气派十足地、笑呵呵地走近他们说：“野岛先生，敝国政府下过取缔排日的命令，我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共产党的！”

日本人大声地笑了起来，奖许地说：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魏司令办事历来是干净、果断有蒋先生的风度，我们对南京方面的措施是满意的。”

魏范钟得意地：“夸奖了。”说着也纵声大笑起来。

“哈哈”在座的人们都附和着笑了起来。

筵席上，摆满了山珍海错和高级洋酒，市长举起酒杯来说：

“为中日亲善干杯！”

中国人和日本人碰杯，男的和女的碰杯，大家痛饮起来，日本人问魏范钟道：“什么时候回南京？”

魏范钟说：“明天。”

日本人说：“你们南京的官儿，每星期都到上海来陪陪姨太太，应该，应该。南京的享受不及上海，上海好，上海好……”说着，向

桌上的闊太太們輕薄地扫了一眼。

魏范鍾笑着說：“閣下真是名不虛傳的中國通，中國通。”

六

這兒是設在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的秘密機關。

省委書記和宗國華一同眺望着上海的夜景。

宗國華低聲而憤怒地說：“這羣賣國賊，他們搞毀得了印刷機構，是搞毀不了我們黨的聲音！”

省委書記听着，默默地回身走向房間的中心去。

宗國華關上了窗戶，跟在省委書記的後面，又說：“一定要把救亡周報很快的恢復起來！”

省委書記：“一定要恢復，不僅要在上海恢復，而且要把它辦到南京去！”略停片刻，又說：“這些無恥的東西，丟掉了東北，又要出賣華北，還想欲蓋彌彰，一手掩天下人之耳目，可是人民決不允許他們這樣做！過去，由於黨中央犯了路綫的錯誤，革命的損失很大白區的工作差不多全垮了，現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，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，糾正了錯誤路綫，我們必須堅決貫徹遵義會議的決議，徹底轉變白區羣眾鬥爭的領導方式，迅速掀起一個抗日救亡的巨大洪流！”

宗國華注意听着。

省委書記繼續說：“這就要求我們，迅速把組織恢復起來，加強宣傳工作，充分發動羣眾，領導羣眾鬥爭，領導全民抗日救亡的重任，只有我們共產黨才能擔當。”說着將一只手放在宗國華的肩上，又說：“你這次去南京的任務，就是要在敵人的心臟里打開這個缺口，恢復組織，進行宣傳，積蓄力量，準備迎接全國性的抗日風暴，不過，南京是敵人白區恐怖的指揮中心，魏范鍾又是你的老同學，你去後的困難是不少的。”

宗國華：“再困難也要打開這個缺口！”

省委書記：“對，一定要打開這個缺口！郭莉文同志已經為你打好了前站這是有利條件。說着轉身從桌上拿起一盒點心，交給宗國

华：“这是她爱吃的点心，請你帶給她，并向她問好。你們夫婦多少年不在一块了，这次可以在南京組織一个家庭。”

宗国华笑着接下了点心。

省委書記又走过去打开了抽屉，拿出一塊光滑美丽的石子來說：“有一个失去关系的工人党员，最近到上海来找到了党，你拿这个去找他，替他把关系接起来。”他把石子交給了宗国华。

宗国华将石子托在手心里，激情地叫道：“啊！雨花石，雨花台的石头！”

七

“京沪綫”火車在奔馳。

宗国华打扮成小市民的模样，坐在三等車廂里看着“申报”。报上有“走头无路、全家自杀”的社会新聞。

魏范鍾在同一列車的头等包廂里。他在翻閱一本印着裸体女人的外国杂志。手边还放着一份救亡周报。

晚上。南京下关車站前面停着最新的美国汽車和軍用汽車。許多宪兵警戒森严，这兒被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晝。

来接魏范鍾的他屬下的处长张楚，恭敬地打开車門，讓魏范鍾上了車后，他也上了車。

宗国华隱蔽在拥挤的旅客羣中，注意地把这情景看在眼里。汽車开走了，他提着行李，也离开車站，上了一輛馬車，馬車装滿了人，蹄声得得，向市区駛去。

宗国华进了市区，在灯光照到的墙壁上到处刷着兰色的“新生活运动”的徽章标語。“礼义廉恥”的旁边貼着“專治五淋白濁”的广告，日本大鬍子的“仁丹”广告和美国大腿女人的电影海报。

到处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乞丐，有的乞丐跟在黄包車后面追赶，凄惨地喊叫。警察在追打着乞丐。

成羣結队的宪兵在馬路上巡邏。

八

在郭莉文住的房子里，桌上放着宗国华随身携带的那件小行李和省委書記送的那盒点心。

宗国华在一盆热水里舒畅地洗着脸。

郭莉文在一旁情深意长地看着他。

宗国华一边洗着脸，一边说：“省委書記要我問你好。他还記得你最喜欢吃甜食，特地給你带来一盒点心。”

郭莉文露出一種深情的微笑，說：“謝謝。”

就在这一笑間，宗国华忙說：“不要动。”說着順手从郭莉文身上拔下了鋼笔，依靠着窗口在一张紙上画了起来。

郭莉文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宗国华：“等会告訴你。”

不久，宗国华画成了一幅郭莉文的速写象，高兴地提着画紙对郭莉文說：“你看。”

郭莉文看着画，滿意地微笑着。

宗国华說：“媽媽带信来要你的照片，就把这个带回去不好嗎？

郭莉文溫情地向宗国华看了一眼。說：“是啊！她老人家还没有见过我呢？”

宗国华象孩子似的天真地跳开，从行李中拿出一个小布包。他打开布包，是一根紅絲带扣着一塊小孩佩带的銀鎖片。上面刻着“富貴寿考”四个字，他提到郭莉文面前，說：“最近有个同志順便去看了媽，媽問我們有沒有孩子，他为了安慰老人的心，就說快要生了。媽就把我小时候戴过的这玩意兒带来了”。他順手开玩笑似地套在郭莉文脖子上。

郭莉文看着鎖片，輕声念道：“富貴寿考”，隨即搖搖頭，若有所思地說：“她老人家可难以理解我們今天献身革命事業的意义啊！”

宗国华无意間朝外一看，看到了窗外电綫杆的近边，有一个幽灵似的黑影在走动，不时地朝这边窗口窺探。

宗国华机警地向郭莉文問道：“这个地方干淨嗎？”

郭莉文也看到了說：“一向还好，不过还是防着点，你暫時避一

下吧！”

宗国华：“你也應該轉移。”

郭莉文：“对，你先走，我收拾一下馬上就走，在下关荷花巷5号碰头。”

宗国华点点头，鎮定地撕去給郭莉文画的速写象，整理了带来的东西，囑咐說：“你要当心。”

郭莉文点了点头。

宗国华提着东西，出了門，向后一看，不远的地方有个人正站着擦火柴点香烟，但眼睛却看着这边。于是他机警地向左一看，左边沒有人，他便泰然地向左边走去，那个人也慢慢跟了过来。一出巷口，他看见一輛停着的空黄包車，敏捷地坐了上去，头也不回，只当沒有看见釘梢的人，大声喊道：“南門車站！”

那个人看他上了車，向两面一看，也發現一輛黄包車，赶快走过去跳上車說：“南門車站，快拉！”

在这个当儿，他們已經离开一段路了。宗国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銅板，拿在手上准备着，不时偷看后面，輕声对車夫說：“我还要到夫子庙有点事情，你先拉到夫子庙。”

当車子拉到一个公共汽車站的时候，宗国华看到汽車正上最后一个人，他喊車夫停下，塞給車夫一把銅板，迅速地提了东西，跳上汽車。当車夫接过銅板还没有搞清是什么一回事，汽車已經朝相反的方向开走了。

宗国华在汽車窗里，看到那个密探站在馬路上，望着汽車干瞪眼。

两輛警备車与宗国华乘的公共汽車交叉而过。宗国华注視着这装载着宪兵的車子，眼光一直釘着，想着什么，他担心着郭莉文的安全，他不能看到，关闭在警备車車廂里的，正是被上了手铐的郭莉文，在她的脸上显出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神色。

九

公共汽車在一車站前停住，宗國華走下了汽車。

宗國華已經換了一身穿戴，西裝革履，禮帽，甩着手杖在馬路上走着。

宗國華又來到郭莉文住的那幢房子的前面，在對面馬路上，他看到那個房間的窗戶敞開着，窗門窗簾任風吹拽，顯然是人去樓空。他的心象挨人打了一拳，不禁隱隱作痛，但他忍住了，沒有停下腳步，再一次向窗戶望了一眼，便默默地甩着手杖走開了。

十

宗國華站在雨花路的一個賣雨花石的攤子前面，看着那水碗里閃發光的雨花石出神。

一塊雨花石放在一張破旧的八仙桌上。

兩只粗壯的手緊緊相握着。

宮德和兩眼里閃出幸福的淚花，激動地說：“為了找黨，我到上海去過多少次，還去過漢口，你知道失去了黨的關係多難過啊！這可好了，我又投胎轉世了，不，我又返老還童了；不，我是又找到親娘啦！黨快給我任務吧！”

宮大娘送來了茶壺茶杯。

宮德和說：“你看我只顧了講話……”

宗國華忙道：“老嫂子，別忙了，我到這兒，也就是到家了。

宮大娘：“沒有什麼忙的，你知道，我家老宮啊，為了找你們這伙人，就跟和尚游方似的，成年成月地在外邊打轉轉，這下可好了，他的心安了，我這個家也安了。”

宮德和笑着，眼里又閃出了淚光，說：“好了，你別再嘀咕了，外邊去看着點兒吧，咱哥倆還要好好聊聊呢！”

宮大娘答應着：“嘍！”用衣襟擦着因激動、興奮而溢在眼角的淚水，開門走了出去，出去後慎重的將門反鎖了起來。門外不多遠，便是那烈士殉難的地方——雨花台。

晚上，还是在宫德和的屋子里，已经点上了小玻璃罩的煤油灯，昏暗的灯光下宗国华和宫德和在轻声地谈话。这时宗国华已经换了衣服，完全是工人的打扮。

宗国华：“……这就是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。”

宫德和：“你这一说，我心里全开窍了。这些日子来没有党领导，没有工作方向，浑身有劲，不知道往哪儿使，其实何止是我，就连一帮子工友兄弟们都盼太阳似的盼着呢！什么时候约他们聚聚，你把这番话跟大家讲讲吧。”

宗国华兴奋地说：“好极了！”略停片刻问：“有印刷工人吗？”

宫德和：“有，干什么？”

宗国华：“我们的工作要从头做起，在我们力量薄弱，羣众看不见亮光的地方，最要紧的是宣传，有印刷条件，我们就可以办报纸。”

宫德和：“好，这个任务交给我吧！”

宗国华：“还得想办法和郭蔚文同志联系上，一些同志的关系都在她那儿，目前最要紧的是把组织建立起来，羣众发动起来，没有这一切，就象没有水的鱼，我们什么也干不起来……有个老看守，叫朱登元，过去在汉口和我们有过一阵联系，帮过我们的忙，据说现在南京，你熟人多，想办法先打听一下看。”

宫德和：“好。”

十一

黄昏时候。

在邱鸣新的家里。

这是一间陈设朴素而雅致的内客室，三四个女学生围坐着兴奋、激动地倾听着邱葆琳在读“救亡周报”上那篇“中国人民要求抗日”的文章。邱鸣新靠在一张软椅里，闭目、凝神地在咀嚼着文章的滋味，还不住摇头幌脑地啧啧赞叹着。

邱葆琳读着文章：“……杨守琴何罪？一个东北的流亡青年，她失去了家乡，失去亲人，满怀悲愤，奔向祖国，她代表千百万东北人民的祖国伸出了求援的手，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喊出了抗暴御

悔的声音：“中国人民要求抗日！”然而，她却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了！不，国民党杀的不是楊守琴，杀害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志！我們坚决反对这种无耻、残忍的暴行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！同胞們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，这双重任务落在我們的肩上，我們要勇敢的担当起来！”

邱鳴新：“好文章，真是爱国憂民滿腔热血，不是杰出的革命家是写不出的。”

一个女学生說：“邱先生，好久沒讀到你的文章了，你也應該多写呀！”

邱鳴新搖搖頭，不胜感慨地說：“唉！眼看着国民党丧心病狂，倒行逆施，民不聊生，国将不国，我真想大喊大叫一場才痛快，可是沒有言論自由，不能暢所欲言”他指着那份救亡周报：“这个杂志不是被搗毀了嗎？”

邱葆琳：“不，叔叔，我們不能沉默，不能任他們这样胡作非为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女僕走了进來說：“先生，有位张先生要会你。”

邱鳴新：“张先生？那个张先生？請外面会客室坐吧！”說着站起身来，理了理衣服，向外走去，走到門口，又回身對她們說：“你們要小点声音。”

邱鳴新来到会客室，宗国华身穿西服，完全是一付学者模样，从外边走了进来，他一见，惊住了。

宗国华毫爽地伸过手來說：“怎么，不認識了？”

邱鳴新略一迟疑，握着宗国华的手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。”說着一把拉住宗国华：“請里边坐。”

當他們經過內客室的时候，邱葆琳和几个女同学见有生人来，都有点紧张，不由得站起身来。

宗国华落落大方地和她們点头招呼，她們也稍許放松了些，和宗国华点头招呼。

邱鳴新觉得似乎需要介紹一下：“这是我的姪女邱葆琳，她們都是我的学生。”又指着宗国华，他不知道應該怎样称呼：“这位

是……”

宗国华接上去自我介绍地：“张志明。”这时他一眼看到了那份救亡周报，风趣地说：“关门读禁书，是种享受，不打扰了。”说着便跟着邱鸣新走上楼去。大家看了一眼宗国华，都放了心，邱葆琳对几个女同学说：“来，我们继续读下去。”

邱鸣新将宗国华带进了他的书房，关上了门，低声地：“国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怎么跑到虎口里来了？”

宗国华微笑着说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南京虽然是老虎窝，鸣新兄，你这儿可是保险箱。”

邱鸣新说：“感谢你的信任。”

他给宗国华殷勤地送烟泡茶。

宗国华：“老兄身体如何？武汉一别，快十年了吧。”

邱鸣新：“这十年来你的生活够艰苦啦，我可时常为故人担心。你看！”他从书架上翻出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：“这里有你老兄的消息。”读报上的标题：“击毙共匪边区主席宗国华。”

宗国华风趣地说：共产党人是不死的！

他们相视大笑。邱鸣新在宗国华的影响下，也变得开朗起来了。

邱鸣新：“你看，说了半天，我倒忘记问候嫂夫人了，她在那儿？”

十二

在警备司令部的审讯室里。

张楚正审讯着邱莉文。

张楚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邱莉文：“张孝芳。”

张楚：“你是不是共产党？”

郭莉文：“不是。”

张楚：“为什么不是？”

郭莉文：“为什么是？”

张楚：“你有共产党的言论活动。”

郭莉文：“我有那些算是共产党的言论活动？”

张楚：“你罵日本人，侮辱友邦，违反党国睦邦令，你罵国民党，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……”

郭莉文笑了笑：“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东北，奸淫烧杀无所不为，难道罵不得？国民党丢了东北，现在又要奉送华北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，对这种不抵御外侮反而残杀爱国人士的党派难道罵不得？罵了便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，請問什么叫民族独立、民权自立、民生幸福……”

张楚理屈词穷，脑羞成怒地：“不要嘴凶，关你十年二十年，你的青春就完了。”

郭莉文：“你们在南京住不到二十年的！”

张楚：“混蛋，拖下去！”

十三

还是在邱鸣新的书房里，已临时摆起了一张铺。

邱鸣新和宗国华相对谈话，面前的烟灰缸已是盛满烟蒂烟灰，说明他们两人已经谈得很久了。

宗国华：“亡国灭种的大祸，迫在眼前，我们党的政策是：要使全国各党各派，各界同胞，各种军队，不管过去如何，顾全民族利益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以便集中一切人力、物力、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。”

邱鸣新不住地点头赞许：“你们真是相忍为国啊！”

窗帘遮盖了窗子。台灯上还盖了一张报纸，使灯光受到约束。这时，窗帘的缝隙中已透进光来，宗国华走过去拉开了窗帘打开了窗户笑着说：“一夜畅谈，竟不知东方之既白。”顺手关了台灯。

邱鸣新也站起来，说：“与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

这时从窗户外面传来了一声声清脆而低沉的歌声：

“同学们，大家起来，

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，

听吧！满耳是大众的嗟伤，

看吧，一年年国土沦丧，

.....

原来是邱葆琳和几个女同学她们也整整的熬了一夜。现在她们也散了，从天井经过门外走去，歌声传进了书房。宗国华和邱鸣新并肩站在窗前，看着她们。

这时，潘顺江正好走了进来。

一个女学生对邱葆琳说：“瞧，潘先生不放心了，来接你回去了。”

潘顺江：“你们也真太浪漫蒂克了，读书会还开通宵，真叫人放不下心。”

她们边说边走了。

邱鸣新对宗国华说：“现在的青年，太苦闷了。”

宗国华：“她们是埋藏着烈火的火山，总有一天会爆发的！”

十四

在魏范钟公馆的会客室里。

墙上挂着一张四尺长的放大象片：坐着的是蒋介石，后面立正站着的是魏范钟，室内陈设精致。桌上放着一本希特勒著的“我的奋斗。”

这时，魏范钟从一个卫士捧着的盆子里，夹出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，在喂一条德国种的猎狗。

张楚恭敬地站在一边。他看着对面几上的摆式：精制的女人裸体象和一个骷髅头。

魏范钟一边喂着狗，眼不看张楚地说：“据德国顾问的调查，共产党派出了许多得力的干部，正在潜入我们的主要城市。一定要加紧侦辑，绝对不能有一个共产党在首都站下脚来！”

张楚：“的确有些迹象，那个张孝芳看样子就是新派出来的！”

魏范钟停止了喂狗，用手帕擦了擦手，然后将手帕扔掉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有些油水了吗？”

张楚：“态度很强硬。”

魏范钟：“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物，三头六臂？”